

# 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谈“十三五”愿景：让医学院成为交大跻身世界一流的“排头兵”

# 什么是卓越？我们追求的卓越是有灵魂的卓越

在两个“一流”的目标下，用上海交通大学的话来说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医学院，医学院要成为交大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“排头兵”。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“掌门人”，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近日在接受青年报专访时说：如果没有一流的人才，很难造就一流的大学。同样，如果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，也难以成为一流的大学。交大医学院要培养卓越医学创新人才，其自身则要致力于跻身世界一流医学院校行列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



## 办学自主

始终紧紧咬住两个“一流”：即一流大学和一流医学院的奋斗目标，始终坚持“两个遵循”，即遵循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规律，遵循医学学科的特殊规律，保持医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办学自主权，保持医、教、研、管的相对完整性。

**青年报：**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虽然是交大的一个部分，但在高考招生中，医学院是以独立代码的形式单列招生计划。这在外界看来代表着体制机制上似乎又相对独立。现在，业内也高度评价交大“创造了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发展的新模式”，您是如何解读这一现象的？

**陈国强：**上海交通大学的综合改革中，正在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从“校办院”向“院办校”的转变。实际上，交大医学院是实现这种转变的试验田，或许可以看作是该项改革的有力助推剂。这本身源自于在2005年原上海交通大学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（交大医学院前身）的强强融合。

当时，上海市和教育部从实际出发，两校在合并时就约定的基本原则是在充分发挥部市共建、部部共建的体制优势下，在多方支持、促发展的办学格局下，始终紧紧咬住两个“一流”：即一流大学和一流医学院的奋斗目标，始终坚持两个“遵循”，即遵循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规律，遵循医学学科的特殊规律，保持医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办学自主权，保持医、教、研、管的相对完整性。

实际上，教育有其共同规律，但不同学科更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和自身规律。医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和医学学科自身的规律尤为突出。简单地套用建设理科、工科或者人文学科的方式来建设医学院是难以成功的。所以，我曾经说过，背离办学规律，要搞好医学教育，培养卓越医学人才是很难的。保证医学学科的完整性和

办学自主权，是医学学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。多数同行认为，过去的十年是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展的“黄金十年”，除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各方，尤其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外，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和政府尊重医学学科的规律，给予医学院办学自主权。同时，医学院也借力大学的综合优势和品牌优势，助力自身的发展。

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被合并的医科大学中，我们是继北京大学医学部以来，最早通过设置独立的招生代码，设置自己的录取分数线招收学生的医学院之一。这本身就是尊重规律的体现，也是其自主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实践证明，这有助于医学院招到适合自己的人才。这些年，我们的招生分数线连年看涨，在一些省市更是排在北大、清华、交大、复旦之后的第五名，尤其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多数学生都对医学由衷敬重，对生命充满敬畏，这显然是成为卓越医学人才的必要条件。

**青年报：**在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，会不会在未来也有进一步强化的打算？

**陈国强：**我总是说，医学是有温度的，这个温度主要来自于人文关怀。医学生不等于医生，但是在他们作为医学生期间，获得的人文素养对于成为医生后，赋予医学以温度是及其重要的。所以，在过去五年中，我们着力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。未来，我们依然会不断强化。但是，在我心目中，人文素养固然需要课堂教学，但更多的是潜移默化。或来自于老师，或来自于家庭和朋友，更来自于社会环境。

**青年报：**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（2014-2020年）》对全市502个学科点建设情况进行全面分析，对上海高校学科的优势和短板。《规划》明确提出，实施上海高等学校高峰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计划。我们的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就被列入了上海“高峰高原”计划中的高峰学科名单。您觉得这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，会有怎样的推进作用？

**陈国强：**这种推动作用肯定是巨大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支持实现我们的改革进程。当然，前提是赋予学校发展自主权。

**青年报：**《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（2014-2020年）》对全市502个学科点建设情况进行全面分析，对上海高校学科的优势和短板。《规划》明确提出，实施上海高等学校高峰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计划。我们的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就被列入了上海“高峰高原”计划中的高峰学科名单。您觉得这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，会有怎样的推进作用？

**陈国强：**这种推动作用肯定是巨大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支持实现我们的改革进程。当然，前提是赋予学校发展自主权。

在两个“一流”的目标下，用上海交通大学的话来说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医学院，医学院要成为交大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“排头兵”。所以，医学院既充满压力，更充满动力。

我一直觉得，不管是医学院，还是综合性大学，要做到“一流”首先是有拥有一流的人才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大师”，通过一流的师资和人才，造就一流的

学习和学术环境，打造出一流的科研成果，进而造就一流的人才。从大学的功能上看，核心始终是人才培养。如果没有培养出一流的人才，很难造就一流的大学。那么，一流的人才怎么造就出来？

归结起来，我想，首先应有赖于我们教育教学是一流的。在今天的这个新形势下，教什么、谁来教、怎么教，是我一直思考的三个问题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，网络化时代和价值

多元化时代。对于医学来说，我们又似乎自觉或不自觉进入“医学机械化”时代，这可能又造成对医学本质中的人性因素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。现在的本科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生养的独生子，到底是像过去我读书时的那种方法：一本教材，从头讲到尾呢，还是用其他什么办法？这三个问题不解决，很难实现适合时代发展的卓越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。

其次，有赖于也必须依赖于科学研究。科研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，这是很重要的发展思路。我们的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创造一批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，同样甚至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研究提升我们学生的创新能力，尤其是临床研究创新能力。所以，我一直推崇，高校的科学研究，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要和人才培养相匹配。

第三条途径是社会服务。这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的。同时，通过服务社会进而了解社会，是培养卓越医学生的人文情怀，使医学成为有温度的学科的重要途径。为此，医学院必须有一批附属医院，从而对医学的实践性，让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，特别是在临床医院见习和实习过程中，仔细地观察社会、观察人，深刻理解疾病、病人和社会的关系。同时，我们也拥有一批社区，让学生能够去社区服务，从服务中增长人文情怀。只有这样，一名医学生才能提升对社会的认知，成长为合格的医者。同时，通过在临床服务中产生临床研究成果，进一步来服务

社会，进而培养卓越医学生的创新能力。

第四条途径则是文化传承。文化传承的基础是道德，没有道德的教育是一种罪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想清楚四条途径，也就想清楚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。我们的定位是：培养卓越医学创新人才。不止一个学生问过我，什么是卓越？就我的理解而言，卓越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追求的卓越是有灵魂的卓越。

我们也也许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，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。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

不过，在这看似华丽的成绩单面前，我发现，我们也许正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：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从事研究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将本该是“问题导向”的科学研究变成了“论文导向”，甚至将“创新导向”演变为某种“名利导向”。

如果这样，学术的纯洁性不仅难以维护，更可能毁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道德和素养。

现在，医学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。如何去创新、打造出一批有引领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，这是我们的机遇和使命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，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沉下心来，因为对某些科学问题感兴趣而驱动我们锲而不舍地开展研究。

丰富的临床资源就在眼前，

## 守正创新

如果没有一流的人才，很难造就一流的大学。那么，一流的人才怎么出来？归结起来，有四条培养途径：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。想清楚四条途径，也就想清楚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。我们的定位是：培养卓越医学创新人才。不止一个学生问过我，什么是卓越？就我的理解而言，卓越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追求的卓越是有灵魂的卓越。

我们也也许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，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。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

不过，在这看似华丽的成绩单面前，我发现，我们也许正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：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从事研究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将本该是“问题导向”的科学研究变成了“论文导向”，甚至将“创新导向”演变为某种“名利导向”。

如果这样，学术的纯洁性不仅难以维护，更可能毁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道德和素养。

现在，医学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。如何去创新、打造出一批有引领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，这是我们的机遇和使命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，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沉下心来，因为对某些科学问题感兴趣而驱动我们锲而不舍地开展研究。

丰富的临床资源就在眼前，

我们也也许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，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。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

不过，在这看似华丽的成绩单面前，我发现，我们也许正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：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从事研究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将本该是“问题导向”的科学研究变成了“论文导向”，甚至将“创新导向”演变为某种“名利导向”。

如果这样，学术的纯洁性不仅难以维护，更可能毁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道德和素养。

现在，医学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。如何去创新、打造出一批有引领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，这是我们的机遇和使命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，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沉下心来，因为对某些科学问题感兴趣而驱动我们锲而不舍地开展研究。

丰富的临床资源就在眼前，

我们也也许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，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。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

不过，在这看似华丽的成绩单面前，我发现，我们也许正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：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从事研究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将本该是“问题导向”的科学研究变成了“论文导向”，甚至将“创新导向”演变为某种“名利导向”。

如果这样，学术的纯洁性不仅难以维护，更可能毁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道德和素养。

现在，医学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。如何去创新、打造出一批有引领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，这是我们的机遇和使命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，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沉下心来，因为对某些科学问题感兴趣而驱动我们锲而不舍地开展研究。

丰富的临床资源就在眼前，

## 回归本位

我们也也许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，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。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

不过，在这看似华丽的成绩单面前，我发现，我们也许正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：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从事研究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将本该是“问题导向”的科学研究变成了“论文导向”，甚至将“创新导向”演变为某种“名利导向”。

如果这样，学术的纯洁性不仅难以维护，更可能毁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道德和素养。

现在，医学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。如何去创新、打造出一批有引领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，这是我们的机遇和使命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，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沉下心来，因为对某些科学问题感兴趣而驱动我们锲而不舍地开展研究。

丰富的临床资源就在眼前，

## 学科建设

我们也也许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，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。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

不过，在这看似华丽的成绩单面前，我发现，我们也许正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：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从事研究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将本该是“问题导向”的科学研究变成了“论文导向”，甚至将“创新导向”演变为某种“名利导向”。

如果这样，学术的纯洁性不仅难以维护，更可能毁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道德和素养。

现在，医学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。如何去创新、打造出一批有引领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，这是我们的机遇和使命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，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沉下心来，因为对某些科学问题感兴趣而驱动我们锲而不舍地开展研究。

丰富的临床资源就在眼前，

我们也也许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，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。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

不过，在这看似华丽的成绩单面前，我发现，我们也许正犯了一个“致命”的错误：把研究的目的本末倒置了——研究变异为老师评职称、学生拿学位的一步棋子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而从事研究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将本该是“问题导向”的科学研究变成了“论文导向”，甚至将“创新导向”演变为某种“名利导向”。

如果这样，学术的纯洁性不仅难以维护，更可能毁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道德和素养。

现在，医学院有丰富的临床资源。如何去创新、打造出一批有引领性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成果，这是我们的机遇和使命。医学学术研究必须回归本位，那就是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本质，解决科学问题，服务人类的健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沉下心来，因为对某些科学问题感兴趣而驱动我们锲而不舍地开展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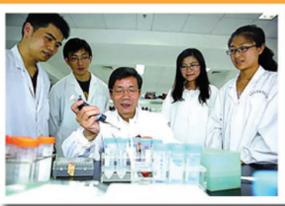
丰富的临床资源就在眼前，

## >>>“强叔”小档案

陈国强，2010年10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，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“强叔”。他更是新晋中科院院士，在赢得如潮赞誉时，他说自己仍是在“科学”这棵大树上一片继续成长的“枝叶”。

在他看来，生命现象与现实社会在规律和逻辑层面是相通的。作为教育家，他坚持把握和尊重规律，科学管理；作为科学家，他时常从社会现象中领悟生命科学规律，启迪科研灵感。在上好课、搞好科研、做好管理的同时，他始终坚持“开门办公”，走进学生，做到来信必回、来访必接。他还担任本科生的“班导师”，帮助他们克服浮躁，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。

每年毕业典礼，“强叔”的讲话总是最大的“卖点”。他那既“高大上”又“接地气”还时不时冒出“时髦词汇”的离别赠言，总能让学生在尽情欢笑和使劲鼓掌之后，认真地反思大学生活到底教给了自己什么，指引大家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开始人生新征程。



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张瑞麒 摄(中间四张小图均为交大医学院官微提供)



周培骏 制图

## 何为良师

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什么样的导师，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，你看到这个学生就知道他的导师是怎样的，因为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太深了。所以，一定要有一批卓越的老师，才对得起我们十年二十年以后应该拥有的卓越人才。

**青年报：**安安心心做研究，知易行难。您觉得，症结出在哪里？

**陈国强：**这个社会处于一个超快步状态，大家都希望一口吃成胖子。我调侃地说，似乎都喜欢“快播”。我们自觉不自觉的总是在比，同事跟同事，同学和同学比，盲目的比是无底洞的，这样你的内心就不知道到底在追求什么。

我很喜欢曾国藩所言，人要想成大业，就得吃别人不能吃的苦，容别人不能容的罪，忍别人不能忍的辱。只有这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

如果老师想追求安逸，那就要来当老师，你做老师，就是要追求造就卓越的人才，要造就这样的人才，首先要把自己打造成卓越，自己有创新能力。以研究生导师为例，学生少则跟三年，长的跟七年，这是一个学生一辈子中除了工作对他影响最长的一个阶段了，更何况我们八年制的学生要在这里度过八年青春岁月。

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什么样的导师，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，你看到这个学生，似乎就知道他的导师是谁，因为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太深了。所以，一定要有一批卓越的老师，才对得起我们十年二十年以后应该拥有的卓越人才。

另一层面看，欲速则不达。因而